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八

唐 劉禹錫 撰

記上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
州憲宗視地圖戶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其以曹濮
棣鄆為一隅按部三郡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
平蓋承天威以平暴悖志動揚休在稱為雄新邦始

徠汚俗猶用朝廷革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辦吏以帥
焉太和三年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
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
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
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吾四支公西拜稽首登
車有耀不踰旬祇治所夾清河而域之惟鄆州在春
秋為須句之國涉漢為濟東蓋禹貢兗州之域宣精
在上奎為文宿畫野在下魯為儒鄉故其人知書風

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虜將因兵鋒取其地
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宣
洩順養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於身以先之示
非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移涉
月報政踰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仡
仡而和里中之容闐闐而遂勞者以安去者以歸分
星不搖田祖降福凡革前非罷供第無名錢歲鉅萬
菽粟如之錦繒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償租之令

故流庸自占四萬室衆無吁咨和氣乃來三田仍稔
草木咸瑞豈偶爾哉初斯堂西墉有刺史記而元戎
雄尊之位虛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愚志之俾來者
仰公知變風之自太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本朝以浚儀為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醜新渠吸黃河
而東行州舍其樞為天下劇內屏王室東雄諸侯居
無事時常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否

繫國輕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南尹敦煌令狐公來
莅來刺錫之介圭使印兵符汴人交賀肴醴騰貴惟
是邦始都于魏惠王始郡于宇文周星躔回環天駟
垂光地為四戰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豪
公自為宰相時已熟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前
知既視事三日挹羣吏與之言曰吾食止圭田吾用
止公入凡它給過制傷廉浼潔者悉罷之壹歸乎公
歲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剋之壹出乎令典凡

關征船算奪時專利者悉更之壹遵乎詔條然後刑
麗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勸藝示寬以化勇居
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
曰奕奕浚都國之咽喉咀清曠和旁暢四支東夏黠
馬由我以肥是浚之治非所澤于所履而已初公七
代祖在隋為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刺史距今
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既拜闕發魚書合左右契由阼
階躋遐踵前武歆然如聞其馨香肅然如覩其形容

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它日命遊梁客志之
書于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陸氏
撰節度使記揭于東壁詳矣今公命為刺史記書于
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為冠太和元年夏五月某日
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初大厯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定五經書于論
堂東西廂之壁辯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

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之而歸
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污黷泯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
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皐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
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
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
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闕使衆如一附離
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

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
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
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
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
是學官某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
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璧經既昧而
明之孰規摹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
我學徒弦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教不嬉庶乎道人來

采我詩余為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與聞而關
決之故書此以移史官俾誌之用得附于藝文之
後云爾

汴州鄭門新亭記

亭于西門尊闕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羣僚以辭叶而
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有嚴主人肅容落以金
石走鄭之門欽為右垣黃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
顧覺動軌直含景生姿遡空欲翔汴城具八方之人

殊形詭言而耳目一說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馭吏曰
此鄭州門公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即舊號而更
之曰鄭門故事王人大僚之去來元侯前驅翊門而
旋率立馬塵坌中挹策為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
于執事按亭東西函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
贏樂縣宴豆前後以位棊闔對明弭掀順時修梁衡
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卑中經簾鑪茵帟文櫨睨
榻儲以應粹周用而宜乃命尹閤視亭長抱關視掌

固啟閉拚除是謹是收錫命賜胙勞迎贈餞我當躬
行汝先汝蠲挾膳提醪生芻縞衣我寮展事靡問文
武汝唯汝從凡入而修容凡出而修輶謁襲威儀勿
籍勿訶繇是貴人稱諸朝羣吏詠於家行者誇于道
與人同其安者人人驛其聲而吟之始乎譏諷而成
乎龐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白其所以然遠命
學古者書之公姓令狐氏以文章典內外書命以譽
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思材復徵自有浚師無

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與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它室曰便坐今凡視事之所皆曰廳其它室以辨方為稱今年鄭州刺史楊君作東廳既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余為記按國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為雄州鄭實邇王畿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當大遠故務劇君侯始來三日司稅掾舉七縣董租之吏累百君曰此百騰也悉罷之用戶符

而輸入益辦司貢掾舉梨林之征請戶曉君曰盡弛之
勿籍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迹民去痼疾授牘占租
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
愈肥雖軍興餽輓旁午大將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
夷雞犬音和人既寧而物有餘政既成而日多暇園視
舊宇宜有以更之且書得時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
月而日之庶乎繼踐于茲者知貫珠之首其山望澤浸
土風吐俗與前賢之耿光備于正位有天寶中詞人杜

顧之文在太和四年某月日

管城新驛記

太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
達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啟閉宜度先是驛于城
中驛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于外隧永永便
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靡羨財募游手逮
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說琢石而紀曰在允之方面
玄負陽門銜周道牆陰行栗境勝于外也遠購名材旁

延世工堅塗宣督瓊臂剛滑術精于內也蓬廬有甲乙
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橐示禮而不恩也內庖
外廩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
吏有第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擊行者有別邸周以
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蠲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
洧波瀾嵩丘雲煙四時萬象來貺于我走轂奔蹄適征
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
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為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

選夫驛之宜選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記

歷陽古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實句吳之封後為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而六為九江治所晉平吳復隸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為郡益之以烏江宋臺建目為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之亡北齊圖霸功擁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于茲地二國和協故

更名和州陳隋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德中更龍亢為
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算第郡縣為三品是為下州元
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一按見戶萬八千有
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織紵二筐吳牛蘇二釣糝鱸九
甕茅蒐七千兩鎮曰梁山浸曰歷湖田藝四穀黍全六
擾廬有旨酒庖有腴魚神仙故事在郊在數玄元有臺
彭鏗有洞名山曰雞籠名塢曰濡須異有血閭祥有沸
井城高而堅亞父所營州師五百環峙于東南瀕江劃

中流為水疆揭旗樹絕十有六戍自孫權距陳出入六
代常為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之本朝混一號為善
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之比也始余以尚書郎得譴
刺連山令也由巴東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纔什
五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堅
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墾闢功苦戀本無
即山近鹽之逸市無喧眩工無彫彤無游人異物以遷
其志副徵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為一出於農桑故也繇

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乎寶厯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為十道古荆梁之地舉曰山南
厥後析為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梁州為都督治
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
採訪防禦之名兵興多故其任益重澄清節鉞二柄兼
委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偃翠華而徘徊簫勺之音洽于

巴漢戡難清宮六龍言旋迺下詔復除征繇升州為府
等威班制與歧益同地既尊大用人隨異故自興元至
太和五十年間以勲庸佩相印者三以謇明歷真相者
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再焉磊落震耀冠于天
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趙郡公徵還泰階遂命左僕射
燉煌公往踐其武鄉之真相及公而十焉初公自河陽
節度使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峻獷悍治天平以
清去陪克居大鹵以仁蘇荐飢今來是都躡二三大君

子之躅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和琴布指成韻美夷
砥平旱麓發生人無左言樂有夏聲俗既富庶居多閒
暇園視府局素闕者補之先是公堂嘗為行殿人不敢
斥別營侯居應門有閱祭戟未具公乃條白上言詔下
有司可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聳然生敬
焉惟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潔舊處仄
陋黷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地暑曰節室卜
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壹民心軍中增氣而知禮戰衣

既垂師節既嚴流眄屋壁見前修之名氏列于坐右第
以梁州刺史鼎興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
于不佞且曰我已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按南梁故
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為記云時開成二年歲在丁巳
春二月某日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族
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耿光

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轅下政事以試可為元侯乃付印
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獸符鎮于媯墟公拜
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既蒞止咨于羣
執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稱醜地近者嘗
為王所百態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目為
善部矣唯驛遽之途敵危隘束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
公頤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
餘乃懸壑山刊木之傭募其力揆鑽鑿撞杵之用庀其

工具昇輦舂鏵之器膺其要鑿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
說使之令既下奮行之徒至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
劒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襄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
黯董之自襄而南逾利州至于劒門次舍十有七同節
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
石萬狀坳者垤者兀者鉅者磊落傾敵波翻獸蹲熾炭
以烘之嚴醢以沃之潰為埃煤一簣可埽棧閣盤虛下
臨咸呀層崖峭絕枯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逕

深陘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
惑郤曲稜層一朝坦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駛行
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孥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不
病徒行者足不蠱乘行者蹄不刓公談私詠溢于人聽
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
乎既訖役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史官地里
志

劉賓客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九

唐 劉禹錫 撰

記下

夔州刺史廳壁記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并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復漢為固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于瀼西後周大總管龍門公拓王述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于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

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為太守賜之旌節統硤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為州偃節于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輸不足當通邑而今秋與上郡齒特以帶蠻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詳著于壁云凡名殊

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此郡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始析郴之桂陽為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郡邑東之望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

而相歆者以萬數回環鬱遶迭高爭秀西北朝拱于
九疑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外支流而合輸以百
數淪連汨滴壁山為渠東南入于海山秀而高靈液
滲漉故石鍾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膺卉
物柔澤故紆蕉為三服貴歲貢十笥林富桂檜土宜
陶旒故侯居以壯聞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
麗聞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毆溫交戰不勝觸石
轉柯化為涼颼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嘘濕抵堅

而散襲山逗谷化為鮮雲故罕罹嘔泄之患亟有華
皓之齒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涼墟也永貞元年
余始以尚書外郎坐黨累出補茲郡居無何吏議以
是遷也不足庾其責故道貶為朗州司馬後十年詔
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曩之騎竹
馬北向相俟者咸仕郡縣中羈來迎下車之日私喑
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于壁端宰臣王曖倖
卿劉冕儒官嚴士元聞人韓泰僉拜焉或久於其治

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翹顛載于歌謠余不佞
從羣公之後肇武德距于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
四君子猶振裘之於領袖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
四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機汲記

潁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予謫居之明年主
人授館于百雉之內江水茫茫周墉間之一旦有工
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間不

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耳請用機以汲俾轟然之狀
莫我遏已予方異其說且命之飭力焉工也儲思環
視相面勢而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為畚寘于流中中
植數尺之臬輦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索綯以為絙
縻于標垂上屬數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勢如張弦焉
鍛鐵為器外廉如鼎耳內鍵如樂鼓牝牡相函轉於
兩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脩綆下縋盈器而
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駛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緇

不羸如搏而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杪踰峻防剗蟠
木以承澍貫脩筠以達脈走下潺湲聲寒空中通洞
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錡釜以盈
飪餼之餘移用于湯沐涑澣之末泄注于圃畦雖漢
湧于庭莫尚其需洽也昔予嘗登陴擗然念懸流之
莫可遽挹方勉保庸督臧獲醵而挈之至于裂肩龜
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
從而信之機發于冥冥而形於用物浩蕩東流赴海

為期幹而遷焉遂我頤指臯之所謂阻且艱者莫能高
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善建繩以
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能通合
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盜其古先工之遺法故
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為我也智盡于一端功止于一名
而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洗心亭記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章躋名山俯大江荆吳

雲水交錯如繡始予以不到為恨今方弭所恨而充所望焉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奇處得新亭形焉如巧人畫鼇背上物即之四顧遠邇細大漚然陳乎前引人目去求瞬不得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為工即山求材槃高孕虛萬景坌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清繞梁歷棖月來松間彫鏤軒墀石列筍簾藤蟠蛟螭脩竹萬竿夏舍涼颼斯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舉如意挹我曰既志之

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是亭園視無不適始適乎
目而方寸為清故名洗心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
某記

復荊門縣記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荊門揭起重闕殿于樂都
名視縣內之制居殷形東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民之
底貢會南藩之述職故賓禮蕃焉其肇允經營實王孫
昌夔居荊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構之弗暇無幾何有

由勇爵而授赤社于茲者徽馳名於省嗇謂相沿為非
智因請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
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征以歸它邑野之人有回
遠之歎廢文吏而顛成督行之旅有誰何之難是利不
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馭而南斯為畫疆抵郡之路貫其
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使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
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申餽牽之禮是敬之不及賓也
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

成上游德及於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羣欲內
張全摹周圖經制條白于狀昌言既從公議攸同忘勞
之徒樂用之工載大其門載高其墉徑術脈分闔閭架
空然後折便地以肥之建具官以司之靡羨財以償其
力役汰冗食以資其秩稍田里不聞於徵令縣官無減
於歲入越某月既成而落之官脩其方人樂其居將迎
擣飫之儀展殿置符繻之事舉成夫有伍公吏有職由
彙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和元年四海

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斯
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須于道周距躍而謠曰起我堙
廢而完之徠我蕩析而安之昔室于墟風搖雨濡自公
優柔邪閼盈兮昔飲于滄夏溷冬枯自公感通膚沸生
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駢俟公之還兮觴以祝之卻略
蹢躅百形一音公為駐錯衡而勞之有以文從公者紀
事于牘且曰民可懷也蓋命夫學舊史之事以志焉公
不得護而從之走是以有授簡之辱初公以縣之之便

聞于上也禹錫方以郎位貼職于計曹章下之日得以
省事逮今以遷人獲宥于善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
於拜命無牢讓於傳信無愧詞以為古之創物建庸宜
于人民而得其時者則必誦其事功為後代法雅有營
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為教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
慮事命日之規當書而詠之細亦弗可畧也是用謹其
本始而存乎篇俾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記

郡北有短亭繇舊也亭孤其名地蔽其勝前此二千石
全然見之建言而莫踐去之日率遺恨焉七年冬詔書
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竇公常曰命爾為武陵守
莅止三月以碩畫佐元侯平裔夷降渠魁又三月以順
令率蒸民增水坊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政成農緣畝
以勇勸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日之多暇乃顧
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恩也雖聞茲地韜美未
發豈有待邪自吾之治于斯也購徒庀材大起堙廢未

嘗植私庭礪燕寢役必先公人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
池幸完矣而重浹辰之役掠苟藺之間卒使勝躅冒沒
猶璞而不攻懼換符之日遠復齋恨無乃遺誦於來者
乎言得其宜智愚同贊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
居要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污池以通淪漣自天而勝者
列於騁望由我而美者生於頤指箕張筵楹股引房攏
斧斤息響風物異態大道出乎左藩澄湖浸乎前垠仙
舟祖輶繇是區處九月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赤車威

遲于以落之肅賓而入園視有適沈水北澳陽山南麓
黠焉蘧蘧雄殿郊隅前軒舒陽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
簾參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芊眠清泚羅入洞戶初筵
脩平彫俎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既醉止州從事
舉白而言曰室成于私古有發焉矧成于公庸敢無詞
觀乎芬楣有嚴丹雘相宣象公之文律曄然而光也望
之弘深即之坦夷象公之酒德溫然而達也庭芳萬本
附萼交映如公之家肥熾而昌也門闢戶闔連機弛張

似公之政經便而通也因高而基因下而池躋其高可
以廣吾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于達惟行旅謳吟是
采瞰于野惟稼穡艱難是知雲山多狀昏旦異候百壺
先韋之餞迎退食私辰之宴嬉觀民風於嘯詠之際展
宸戀於天雲之末動合于誼匪唯寫憂公曰夫言之必
可書者公言也從事不以私視余余從而讓之是自還
也其可乎迺授簡于放臣俾書以示後後之思公者雖
灌叢蔓草尚勿翦拜矧翬飛之革然石刻之隱然歟

劉賓客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十

唐 劉禹錫 撰

書

上杜司徒書

時元和元年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齋沐
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于司徒相公閣下昔稱韓非
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為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
為著于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

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它書矣而獨深悲
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顛
蒙涉道未至末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嫌
猜徇公可以弭讒愬謂慎獨防微為近隘謂艱貞用
晦為廢忠芻狗已陳刻舟徒識苦獲隨足悵然無知
事去凝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長
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大凡恒
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羣以勝物也烈士之所

以異於恒人以其仗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世
與道難合并者機與時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獲
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者
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感也
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悲
則同其所以為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間者昧
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議抵刑旬
朔之間再投裔土外黷相公知人之鑑內貽慈親非

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寒心銷志以生為
慙雖欲瀝血以自明籲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誚
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遂用詛盟於心不復自白以
內咎為弭謗之具以吞聲為室隙之媒庶乎日月至
焉而是非乃辨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相
悲且曰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下
之人皆知之矣余聞初子之橫為口語所中獨相國
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為之流涕以訣又不得已

而譴則為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侔矣抑余又
聞曩子之介于司徒府奉誠敬於山園上公亟稱於
人以為不懈于位今則有修儀以贊其詔相者有備
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禮畢一朝慶行誥言敷之授
以顯秩子獨足趾一跌而前勞併捐祝網之辰動絀
疎目可封之代乃為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
厚者夫蹈者想起必講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
醫子宜講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何以箱口自絕為

智以甘心受誣為賢嗟然自咎求知於默彼李斯逐
馬而為上卿鄒陽囚馬而為上客二子者豈默以求
知者邪若可訴而不言則陷於畏可言而不辯則隣
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韓生之言
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赧然以愧又缺然
以慄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
詞敢聞左右投所閔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
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鉄而知心目

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
之可疑況乎道謝孔顏恩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相
攻爭先利途虞相軋則釁起希合貴意雖無嫌而謗
生魯酒致邯鄲之圍飛鳶生博者之禍伯仁之殺由
偶對伯奢之寃以器聲動罹險中皆出意表雖欲周
防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多辨實者寡飛語一發臚
言四馳萌芽如奮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嗚
呼人必求知不能自達何投分效節有積塵之難何

譖行愛弛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而後親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必微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微則易信罔極太甚古今同途是以前脩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循迹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罵已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麝違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專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未必能忍於其它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下

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誣固不然也凡人之行已必
恒於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
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
之間足見真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于今
苟謂其嘗掩人以自售矣嘗近名以冒進矣嘗欺謾
於言說矣嘗省貪於求取矣嘗狎比其瑣細矣嘗媒
孽其僚友矣嘗矯激以買直矣嘗詆譟以取容矣嘗
漏言於咨諏矣嘗敗務以簿書矣有一于此雖人謂

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棄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盜我得而任也庸可而棄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譴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弦尚驚不以衆人之善為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為衡準自違間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頓增感伏想仁念必思有以拯之況禮道貴終人情尚舊嘗盡其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帷蓋之報顧異於是豈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嗤可以時久而息弘

我大信以祛羣疑使煢煢微志無已矣之歎觀乎異
日得夷平民然後裹足西向謝恩有所復以塵纓鰲
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變
者其義重拯於危者其感深睽而後合示終不可睽
也否而後泰示終不及否也獲寶於已喪得途於既
迷與夫平居不為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伏以大君
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照
渙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汪濊旁下郡國投荒為民

者咸釋拳桎遂還里閭繫於稍食猶在羈絆伏讀赦
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贏二千者無幾小人祖
先壤樹在京索間瘠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臨
風永懷伏希閔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置
籍於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楸誓當齋
志沒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謗
未塞私欲未從雖為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澧浦資
宿春而可行無道途之勤蠲僕賃之費重以鎮南用

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霽嚴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
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恩於指顧
之間為惠有生成之重雖百穀之仰膏雨豈喻其急
焉嗟哉小人仕逢聖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君豈曰不
遇而乘運鍾否俾躬罹災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
病貧之厄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棘
賦命如此雖悔何追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鴈纔到
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啁啾響異莫夜之後併來愁腸

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
高堂悲愁惴惴常集方寸盡意之具固不在言身遠
與寡捨慈何託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希
末光下燭幽蛰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戀
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獻權舍人書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衆之
指目忝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靡遺分

陰乃今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
是用顓顓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沈
溺於浮華時態衆尚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
鑒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
篇斷端較是非敢闕于左右猶夫殫朴納於容範嘗
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
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
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

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
異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
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指顧間其詞汰而喻
偕誠黷禮也繫游藩之久覲尚舊而霽嚴禹錫惶悚
再拜

為京兆李尹荅于襄州第一書

閣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於數百
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為

京兆人且命使者脩敬於鄙薄缺然不敢當此之重
洪惟閣下世雄朔易四姓之冠其宗勲有八柱之貴
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雒錫之土田自生齒已
上列于侯籍與夫其先嘗為編戶民者大殊謹按永
徽格貫在兩都者無害為本部官蓋神州赤縣尊有
所厭非它土之比實待罪輦轂下閣下宣風江漢為
諸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宜為羣倫
所觀非據之榮赧然汗下不宣實再拜

第二書

實白前辱閣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兼示移羣
從書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為望之旨於古儀為得
然而通行之自久或獻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逡巡
牢讓亦有以發閣下之雄辨使皦然為世程者今月
某日亟使至果貽理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
障頽波而逢其原既一辭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往復
敢不敬從前史稱以大將軍而有揖客豈不為重循

汲直之言則有以畧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適有以增閭下之重耳實白

答饒州元使君書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禮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虩澤濡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決于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于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鍾以極八音誠通人之

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人涉吏日淺嘗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抃也故揚摧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蓋豐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敘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徒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鈛筭之機或行則姦不

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
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
耳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之則思濫濫則
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為吏者率以仁恕
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為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
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耳
太史公云身脩者官未嘗亂也然則脩身而不能及
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已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為有志

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柚罷於征徭則曰司牧之道
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罷懦
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為
廉以守舊弊為奉法是心清於棖闌之內而柄移於胥
吏之手歲登事簡偷可理也歲札理叢則潰然攜矣故
曰身脩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政詣理切情斥
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脩整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
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

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蟬知革故之有悔
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姦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
關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遷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
汰不急之用以嗇財為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
推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邪古稱言之必
可行非樂垂空文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
之郡饒為大履番君之故地漸甌越之遺俗餘干音翰有
畝鍾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鬪力狃於輕悍

故用暴虐聞重以山茂擯苦金豐鐫銑齊民往往投鉞
鎡而即鑪鑄損絲枲而工宰擷乘時詭求其息倍稱間
聞主分土者盡籠其利而幹之坐簿書舛錯為中執法
所劾事下三府以受賕論其刑甚渥于今列郡不寒而
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其念
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即人心
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治之民
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韓宣英好實蹈

中之士也前爲司封郎以餘刃剗劇于計曹號無逋事
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爲彼郡
司馬更閏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采察之善
否盍嘗問焉足爲羣疑之寶龜也至於否臧文律戢玩
之戒均權以制動函隸以稔勇平居使不墮萃聚使不
譁坐作疾徐心和氣振誠纖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
執事異日承進律之命握獸符而駕寅車然後貢其瞽
言重曉左右耳

荅容州寶中丞書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為希儒之徒重言一發
華袞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為不鮮矣
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病耳今
夫挾弓注矢邈空而發者人自以為皆羿可矣移之於
澤宮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
函矢相攻蝸蟬相喧不啻於設弓射空矢者孰為其的
哉異日兄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懸於舌端不

得讓也由是知辱教之喜可勝既乎間承得一二易生
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爭捐珠璣以易編簡不
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而裔憬俗已丕變矣顧其風
候非民和可移地泄恒燠冬無嚴氣其在嗇神以佐藥
兼味以禦祲所謂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
苟以有待及物為心則養已與養民非二道也矧羣情
之顒顒乎禹錫再拜

荅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
僅十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
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
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
其詞甚約而味瀰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跨躒古今鼓
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
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
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

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
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第郭師墓志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
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
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
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
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

楚宜反 枵

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郭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不宣禹錫白

荅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禹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之烹小鮮惜乎餘地澶漫而無庸也愚獨心有慨焉以為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

欲以是理求有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
惠以所著奇方十通商古今之宜而去其并搜以一物
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諸屑近
亦以擴拾慮恒人多怠忽不省必建言顯白揚其功於
已然其它立論率以弭病於將然為先而攻治為後言
君臣必以時言宣補必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輸榮言被
攘必因其風俗齊和之宜炮剔之良暴灸有陰陽之候
煎烹有少多之取撓火高反勞以制駛露置以養潔味有

所走薰有所歸存諸纖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遐覽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為童兒時夙具孺袴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灌餌咶然啼號巫嫗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者必睨然武健可愛羞已之不如遂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羣方為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以探表候而天機昏淺布指

於位不能分累菽之重輕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
為惜矣爾來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
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
試者為一家方書願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貺之
喜信踰拱璧有以賞音適道耳嘗思世人居平不讀一
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至于甚殆而曰不幸豈真
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壯之氣笑人言醫以為非急昌言
曰飴口飽腹藥其如我何所承之氣有時而既於禱神

佞佛遂甘心焉兄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肩耳前蒙
示藥焙法謹如教地之愿果不能傷雖此音柴胡水瀉喜
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謂生不由養
致其誣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不接而諭者莫賢乎
書臨紙怡悵不宣禹錫再拜

與刑部韓侍郎書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為第一官然猶議者噉然如
未遷陟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衆心也乃在恢廓

器度以推賢盡材為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
故耳前日赦書下郡國有棄過之目以大國材富而失
職者多千鈞之機固省度而釋豈魑鼠所宜承當然譬
諸蟄蟲坯戶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必
歆然翹首與生為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
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既得位當行之無忽
禹錫再拜

荅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吾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子中外屬當為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儀凡兄弟之齒有唯無伏它以是為率其於匹敵即前云願後云白而已大厯初李贄皇賈常侍猶守之無渝二公何人也我與子何人也烏有從末俗以姑息為禮而不虞識者所窺邪其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恒人為宜而在愚為過豈不能幸歟故盡言於兄期有以相暢耳夫禮之文為著定宜尊宜卑猶四方上下左右前

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移管敬仲不敢當命卿之饗虞人不敢承士之招先禮而後身也汲黯不為大將軍而虧九卿王祥不為錄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尚有所不為兄長於大厯初嘗接前輩游故其風采去承平時不甚相遠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廣坐時聞老成人之說灌注耳目斑斑然不絕如綫其後為御史四方諸侯悉以書來賀校其禮

皆駁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巽潭州牧楊中丞憑始言
執事其它如儀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為不遜愚時
與其僚柳宗元昌言於衆曰監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
事為宜不當經怪衆咸听然而哈復謂愚云子奚不碧
其服邪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及謫官十年居
僻陋不聞世論所以書相問訊皆昵親密友不容變更
而時態高下無從知耳前年祇召抵京師偶故人席夔
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屬尊致書

於屬卑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變獨竊笑之而已
然猶不敢顯言詆之今有人謂東為西者一言發則凡
人嗤為駭且狂苟不衆非之則東西易位久矣尊卑失
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不敢易之哉曾子有
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民之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
悉朴且賢則斯言不當發於洙泗間耳蓋三代之尚未
嘗無弊由野以至僂豈一日之為漸靡使之然也嫉其
弊而救之以歸于中道以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

揭然建明之斯易也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
俟自圓之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叢
無非良材耳竊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
於野於書疏獨陋古而汨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
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為古文者得名聲為今書者無悔
吝如水走下兄其以愚言為然否耶禹錫再拜

劉賓客文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十一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

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

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十一

唐 劉禹錫 撰

表章一

為淮南杜相公
佑修凡十首

讓同平章事表

臣某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霄漢退思塵忝如履春冰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授

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乏
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荅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
澤薦加以變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
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慘舒惟
以材陞例無平進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
或致外夷之哂臣雖愚昧嘗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
位輒思事理冀盡芻蕘若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
倣擾師旅未寧謹當上稟獻謀下貞戎律克期而進屈

指可平勵衆之先是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
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勲績無聞豈
宜濫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遂知止之宜聖
朝無不稱之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矧風孰不知
勸其新授官告謹重封進無任懇禱屏營之至

謝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踐鈞衡慮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
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

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協
夢而求無聞秉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
惟艱伊昔猶爾況臣庸瑣何以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
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崇在臣已極毫髮
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威以懾
不類數聖澤以遂羣生上分旰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
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
遐守藩維不獲伏謝彤庭陳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

之戀恩身在淮濱仰雲天而結思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謝手詔表

詔後批云朕自書

臣某言中使閻忠信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手詔拜
捧紫泥跪伸金簡承旨見聖神之畧感恩知身命之輕
中謝臣素乏異能幸逢昌運猥當旄鉞之寄未靖祆氛

榮分台鼎之名何階啟沃竊位斯久速尤是虞豈謂玄
化曲成鴻私荐及特紆睿思親麗仙毫降自九重粲然
五色初喜麗天之象遠燭輝光旋驚垂露之蹤曲覃霈

澤鸞鳳騫翔而變態烟雲舒卷以呈姿賦彩飛文聳神
蕩目恭惟國寶何幸家藏感極涕零莫知上荅應緣軍
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無任欣戴屏營之至

謝貸錢物表

臣某言中使南宮懷珍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天光下濟敵澤曲流銜恩未酬居寵彌懼中謝臣受任
斯極微功莫施昨以封畧未寧干戈猶動壽春固壘以
備盜淮甸興師以扞姦經費所資數盈鉅萬餽餉時久

供億力殫慮始圖終不敢緘默輒陳管見上黷宸聰伏
蒙聖慈特遂誠請遠承如綍之旨特假聚人之財軍須
不愆士氣彌振糗糧既備永無半菽之虞襦袴足頒遠
超挾纊之感是為說使咸願先登臣忝總戎倍百欣荷
伏以上分國用俯濟軍興候清烟塵謹備償約

請赴行營表

臣某言臣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素
效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蚊蚋負山力誠

不足鷹鷂逐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參軍幕被堅
執銳雖未經於戎行制勝伐謀亦嘗習於事業自忝藩
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橐弓之什今則幸遇
殊獎委之專征以身率先是臣素志況聞徐州士衆本
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場親領紀綱
裂帛繫書諭其禍福椎牛饗士養以威聲冀宣皇風煦
茲蠢類以忠義感脇從之伍以舍弘安反側之徒革面
悛心期乎不日其揚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

伏乞聖慈俯賜昭鑒

謝兵馬使朱鄭等官表

初除侍御史續
除中丞異姓王

臣某言奏事官韋溫特蒙聖恩重賜朱鄭等官告宸象
昭回煥然下燭榮分右職光賁遐藩

中謝

臣伏以朱鄭

朴忠為心沈毅見色當建封禦侮之寄見張惛提孩之
年昨者隸職徐州分鎮斬縣繹騷之際梗亮彌彰歷險
而來寔繁其旅詳探本末有足褒稱輒具奏聞恐須獎
勸伏蒙睿鑒俯亮微誠優詔先行已階直指之列殊私

荐至超陞獨坐之崇戶領三千爵踰五等恩生非次感
異常倫轅門有光武旅增氣遂使感激之士希勇爵以
捐軀猖狂之徒聆聖澤而悛性風行草偃其勢必然臣
忝總戎麾倍百欣荷

賀復吳少誠官爵表

臣某言中使宋惟澄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及
昭示洗雪吳少誠等事天地弘覆燾之恩雷雨施渙汗
之澤瑕累咸滌危疑獲安

中謝

臣伏以少誠擅興兵戈

事生挂誤自王師致討天威下臨曾無悖辭亟聞引咎
初懷疑懼雖擁衆以偷生旋感聖神屢拜章而請命陛
下仁深解網慮軫納隍念餽餉飛輓之勤閔戰爭暴露
之苦舉茲宥過之典副彼效順之誠一方承再造之恩
九有覩惟新之化敷鴻霈而覃及蠢類鼓仁風而臻于
太和罷析銷鋒自茲而始臣謬膺重寄虔守遐藩不獲
稱慶瑤墀陳露丹懇仰瞻宸極倍百常情無任慶抃屏
營之至

賀徐虔王等表

臣某言中使李國真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鴻澤浹下大明燭幽曉諭便蕃慰安稠疊

中謝

臣伏覩天

書恭承睿旨弘愛人屈已之道酌因時適變之宜擇賢王作鎮徐方俾張愔便主留務上則成邦家磐石之固下則副士衆拜章之請威藩之寄斯重舊勲之祀獲全丕變猖狂之徒咸躋仁壽之域既弘在宥坐見止戈率土人臣孰不欣說臣素乏方畧謬荷寵光猥承將相之

名無施分寸之績遭逢若此報效蔑聞官謗已興渥刑
宜及陛下恩深覆載道務舍弘恤公私餽餉之勤念吏
士鋒鏑之苦特紆神算昭發德音危疑獲安制置惟固
好生宥過誠陛下開網之仁尸位無功重徵臣素餐之
責周章跼蹐胡顏自安但以遐守藩條恪居官次不獲
仰謝雲陛陳露血誠未遂周任知止之言敢逃臧文竊
位之咎無任戰越之至

慰義陽公主薨表

臣某言伏承義陽公主薨伏惟聖懷傷悼增切伏以公主妍姿令則冠絕天人稟教皇宮已挺柔嘉之德降嬪卿族益彰貞粹之儀方期作範壺闈長榮邸第豈意遘茲短歷奄謝昌辰伏慮陛下軫念未捐深慈莫遣有虧常膳罷設官懸臣子之情不任惕戀況聖凡禮異邦家制殊伏願道齊彭殤理達修短割肌膚之愛慰寰海之心率土人臣孰不相慰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慰王太尉薨表

臣某言伏承成德軍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王武俊今
月某日薨沒伏以武俊生逢昌時天授忠節奮揚義勇
茂建勲庸秩冠朝端參變和於台鉉姻連戚里承嘉慶
於雲霄榮掩華夷事高今昔方膺作翰之寄遽迫歸泉
之期鼎臣云亡梁木斯壞伏惟陛下君臣義重存沒感
深臨冊綏以興懷聽鼓輦而軫念臣恪居官守奉慰無
階悲慟之誠有加常品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慰以聞

劉賓客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十二

唐 劉禹錫 撰

表章二

為淮南杜相公
佑修凡十一首

謝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王國清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
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冬衣兩副大將衣四
副者大明昭回遠燭下土殊錫稠疊延及偏裨慶并失
圖捧戴相賀

云

云

臣謬承委寄獲守藩條灰琯屢移塵

露無補陛下至仁天覆元化風薰頒以兼衣賁茲瑱質
降自天府光于轅門緘滕既開覩綵章之盛飾蹈舞而
服發溫煥於祁寒愧塵補袞之名更荷解衣之賜恩波
下浹將校同霑共戴殊榮咸思竭節生成是荷雨露難
酬無任懇悃慙荷之至

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表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書其濠泗兩州令臣
依前收管臣謬承寵光作鎮淮海位均九伯權總十連

內省無堪常恐不逮豈謂恩私曲被封畧有加慙無報
政之勤重受分憂之寄伏以兵戈方息閭里未安謹當
奉宣皇風慰彼黔首且責成於牧宰期不失於澄清伏
惟聖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謝厯日面脂口脂表

臣某言中使霍子璘至奉宣聖旨存問臣及將佐官吏
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及貞元十七年新厯一
軸臘日面脂口脂紅雪紫雪并金花銀合二舍稜合二

皇明遠燭殊錫荐臻朴舞失容捧戴無措伏惟皇帝陛下立極御人順時布政禮崇大蜡澤浹遐藩臣叨榮日深竊位時久謬回宸眷猥降王人天書下臨覩三光之照耀玉厯爰授知四氣之環周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頓光蒲柳之容永去癘疵之患命輕恩重上荅何階無任感抃屏營之至

謝墨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又

以臣所奏羅珣及裴靖政理有方今各賜手詔激賞者
恩降重霄澤流下土義存獎勸榮冠等夷臣昨以羅珣
裴靖勵精吏理効用著明人咸說安俗致殷阜恐須甄
錄以勸在官輒獻封章具陳成績伏蒙睿鑒俯亮愚衷
載嘉理行之光光示絲綸之旨守道者益以固志懷慙
者由是悛心激俗化人於茲為大臣謬司廉問職在澄
清幸遇旌善之時獲免蔽賢之責無任欣感之至

論廢楚州營田表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
楚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來者跪奉天書恭承
聖旨道存致用義在隨時云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

今則徒有糜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
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
不敢輕有上陳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蓄授彼黎
蒸仍俾薄租誠為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
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

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無任震越屏營之至

請朝覲表

臣某言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懇誠所至敢不罄陳
伏惟聖明俯賜矜察

云

臣代受國恩忝承門蔭脫巾

筮仕敢期榮名陳力効官靡樹聲績始因孤直驟歷清
班復加朝獎作藩外府遠違輦下十有四年恪守淮濱
逮今一紀犬馬懷戀寢興匪遑蒲柳易衰遲莫俄及竊
位時久妨賢愧深況歷官已來四十八考祇奉朝謁時

纔二周服勤郡符荏苒垂老屏營魏闕之思夢想承明
之游如迫餒寒不忘衣食伏惟睿鑒俯亮愚衷蚤賜擇
人與臣交代授受之際冀無可虞然後脂車奔赴京輦
微願斯畢雖死猶生臣頃以戎務方殷猥加宰輔今既
事罷實慙此名為有藩鎮同時未敢輕上印綬伏以聖
朝赫赫左右惟賢漢愧得人周慙多士臣才畧既短齒
髮又衰柄用之地甘心自絕所冀退歸舊里沐浴皇風
絕鍾鳴漏盡之譏展維桑與梓之敬匪惟名器不假實

貴骸骨可全知止之心神祇所鑒無任懇悃怔營之至

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
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春衣兩副大將衣四
副王人捧詔御府降衣寵光不隔於遐藩慶賜猥霑於
裨將臣素乏器能謬膺驅使每慙效薄常懼食浮陛下
覃以至仁均其厚施宰元和而布澤順時律以頒衣出
自禁中賁于臣下執領禮而抃舞失次被纖柔而顧眄

增輝舉體動容既安且吉在身不稱恐招鵜翼之譏居
位無功叨受鶴紋之賜下延將校同荷生成

謝賜門戟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裴邁狀報今月九日軍器使梁延
壽奉宣進止付所司准省牒賜臣門戟十二竿者恩降
雲天榮加門戶承旨慶忝省躬慙惶伏以禮著等威朝
有命數是昭懋賞必在疇庸臣謬荷寵光素無績效旌
旄之寄已忝外藩榮戟爰列更光私第貴于振闡慶及

子孫觀茲盛儀實愧虛受無任欣戴屏營之至

謝男師損等官表

伏見今月一日制授臣長男師損祕書省著作郎次男
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進奏官裴邁狀報伏承聖恩特
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分付師損者寵渥非常授任不
次驚躍無措醜懼失容

云

云

臣謬分重寄獲守外藩受

恩既深無績可紀男師損等器惟凡品教闕義方蚤沐
歡慈已階官次每懷塵忝常誠滿盈豈謂鴻霈曲覃大

明私照寬臣尸素之責念臣葵藿之誠下延肩息叨踐
班級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況著作
乃論撰之地唯才更是居太常寔禮樂之司非儒者勿
履顧茲庸昧忽此超昇內省慙惶若墜氷谷伏以聖朝
立制建官惟賢名實無乖輪轅盡適微臣父子獨為幸
人非據踰涯自中徂外虛受丘山之賜實增負乘之憂
進退彷徨不知所據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謝端午日賜物表

臣某言中使劉光弼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
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并衣一副金花銀器三
事綵絲一軸大將衣四副綵絲五軸寵光薦至慶賜曲
霑抃舞失容捧戴無力伏以朱明仲月端午佳辰萬國
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幸逢休運獲守外藩
叨承獻慈猥受榮賚發詔而煥窺宸象振衣而頓失炎
威色絲表祥載光於佩服珍器充玩盡飾於圓方恩輝
既盈喜懼交集下延禪將共荷鴻私無任感戴之至

謝墨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
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恩降紫泥澤流下土跪
奉自天之命遙馳捧日之心

云

伏以皇帝陛下凝旒

穆清軫念黎獻已洽雍熙之化尚存宵旰之勤遠降王
人特迂宸翰慰安稠疊曉諭便蕃任重力微不知上荅
應緣戎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伏乞皇明俯賜昭鑒無
任感戴屏營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劉賓客文集卷十三

唐 劉禹錫 撰

表章三

杜司徒讓度支鹽鐵等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者臣久塵高位尸素已
多更受新恩滿盈為懼

云

伏惟皇帝陛下紹登寶位

光纂鴻猷擢用之間華夷聳聽況利權所在宜適變通

國計是資須明輕重當至化鼎新之日是微臣遲莫之年將何以上副宸衷下成庶務進退惟谷冰炭在懷輒罄愚誠冀回天監陳力無補庶遵周任之言循涯若驚敢飾范宣之讓慙惶跼蹐倍萬常情謹奉表陳讓以聞

杜司徒謝追贈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褒贈臣亡父先臣某官尚書左僕射者時逢霈澤禮極徽章

云

臣家受國恩至臣累葉常

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豈意多幸遭逢猥居高位陛下

應乾御極作解庇人恩浹寰區禮成宗廟垂仁布德自
葉流根紫書忽降於重霄密印榮加於厚夜星霜增感
蒸嘗有輝非臣殞越所能上報無任感咽屏營之至

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表

臣某言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錡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者
壽等請為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臣內惟菲
薄聲績無聞祇荷恩私慙懼交至

云

臣伏蒙先朝過

獎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

境接淮瀆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
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吳假吏師當漢宣責實之時
皆承詔旨王鶚與臣交代輒有上聞況以去思為名慙
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有制甲令垂文苟非至公翻益
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為尚書南海之
人請為刊石璟自遜讓至于再三雖勒其文竟從降制
著在國史垂為美談璟非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
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寢前命臣情非飾讓義在徇公

云
云

京兆李尹賀遷獻懿二祖表 實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今月某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盛禮云畢宗祧永安 云 伏以太

祖景皇帝膺期撫運啟封于唐為百代不遷之宗開三
靈眷命之兆頃以本朝初建清廟備儀二祖冠西室之
先景皇闕東向之位諸儒獻議歷載未行陛下濬發獻
謨旁延正論爰詔多士會於中臺酌三禮之前文參百

王之故事講貫斯定詢謀僉同撰日展儀考祥視履配
貴神於遠祖正尊位於始封廟貌有嚴禘嘗允穆示人
以孝得禮之中既觀秩秩之容必降穰穰之福臣職居
內史屬忝本枝躬導盛儀獲申誠敬無任感說屏營之
至

京兆韋尹賀雨止表

夏卿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吳文政奉宣聖旨緣今年雨多
恐傷苗稼諸有靈跡處並宜祈禱者臣謹檢尋祀典方

議徧祠惟德動天脩已澄霽伏以至教惠農兆人務本
今歲宿麥茂於常年爰自季春遂逢多雨蓋陰陽常數
有以推遷而隴畝之間未聞傷敗陛下勞謙思切覆育
恩深或慮成災先期軫念昭薦未陳於方社獻誠已格
於上玄文明煥開陰暄潛掃有年之慶實兆於茲辰先
天不違夙超於前代臣謬司京邑虔撫蒸黎欣抃之誠
倍百羣品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京兆韋尹賀祈晴獲應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中使某奉宣聖旨以霖雨未晴諸有靈跡處並令祈禱者臣當時於興聖寺竹林神親自祈祝兼差官城外分路徧祠伏以神祇效靈景物澄霽兆庶覩動天之德大田俟多稼之期臣謬荷恩輝忝司京邑抃說之至實倍常情

京兆韋尹謝許折糴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以臣所請畿內折糴宜令度支計會定數奏來者天慈廣被人瘼是求臣自理京邑不先威

刑唯務便安所期富庶每因賜對常奉德音府縣之間
巨細令奏伏以聖明在上風雨應時順成之年穀糴常
賤若無輕重之法必利兼并之家輒敢上聞請行折糴
天光下燭人隱無遺宣付所司允臣所奏事關理本惠
及生靈臣忝尹京倍百欣荷無任歡躍屏營之至

京兆韋尹賀元日祥雪表

臣某言伏以去冬以來久無雨雪臣每於內殿親奉德
音以宿麥未滋為虞以兆人生疾為念聖情所屬神理

潛通獻歲發春佳雪肇降當夷夏會同之日覩天人合
應之徵迎喜氣於三元決歡心於萬國癘疵永息豐阜
可期臣以疾疹未平步趨有阻伏蒙恩貸已具奏聞謹
於光宅寺中管當本務不獲隨例稱慶明庭既覩嘉祥
益彰聖德無任欣躍屏營之至

京兆韋尹賀春雪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充某郡主禮命使謝恩之日親承德
音以春初已來雨雪猶少慮妨農事有軫睿慈今當下

嫁之辰克致上玄之感雲生河漢及佳期而降祥雪滿
寰區應豐年而呈瑞臣官當撫字職在肅雍慶抃之誠
實倍常品

京兆李尹賀雨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以時雨愆候有妨耕農應諸有靈跡
處並令祈請者德音才發膏雨驟飛滂霈已周動植咸
說云伏以久愆時澤上軫聖慈爰命禱祈俾申誠敬

神應如響天且不違未興雲漢之詩已致桑林之雨臣

謬司京邑虔撫黎蒸觀豐年之可期同比屋而稱慶無任欣抃之至

李中丞謝賜紫雪面脂等表

汝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紫雪紅雪面脂口脂各一合澡豆一袋特降王人俯臨私第銜恩慶抃省已慙惶云臣謬荷寵私素無績效空變星霜之候猥霑慶賜之恩跪捧雕奩榮觀珍藥功能去疾永絕於癘疵澤可飾容頓光於蒲柳生成是荷雨露難酬無任感

戴之至

李中丞謝鍾馗厯日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畫鍾馗一新厯日
一軸恩降雲霄光生里巷雖當歲莫如煦陽和

云伏

以將慶新年聿循故事繪其神象表去癘之方頒以厯
書敬授時之始微臣何幸天意不遺無任感戴屏營之
至

杜相公謝鍾馗厯日表

臣某言高品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鍾馗一新曆日一

軸星紀方回雖逢歲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

云

伏以

圖寫威神驅徐羣癘頒行肆厯敬授四時弛張有嚴既
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為掌握之珍瞻仰披尋皆知
聖澤無任欣戴之至貞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日

武中丞謝新茶表

元衡

臣某言中使竇國安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降王
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啟緘封

云

伏以方隅入貢

採擷至珍自遠爰來以新為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顧
蘭露而慙芳豈柘漿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丹心無任
歡躍感恩之至貞元二十年三月日

武中丞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賜臣春衣一副王人臨第
御府降衣忤舞失容捧戴無措

云

伏以律當春莫慶

洽時邕萬物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受任非
次速尤是虞方懷匪服之憂更荷解衣之賜恩加盡飾

拖朱紫而為榮受非以庸顧形影而增愧丹誠徒罄玄
造難酬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武中丞再謝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
再霑殊錫承旨慶忝省躬慙惶伏以貢自外方珍殊衆
品效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僊厨俯頒私室義同推食
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實慙於虛受

武中丞謝新橘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橘若干顆特降
恩光猥頒慶賜珍踰百果榮比兼金伏以丹實初成苞
貢爰至芬馨味重方列於御筵雨露恩深忽霑於賤品
感同推食事等絕甘豈唯適口為珍實冀捐軀上荅

武中丞謝柑子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柑子若干顆特降
殊私再頒名果自遠稱貴以新為榮伏以方貢外來人
間未覩黃苞輝穎雕俎增華芬芳初佐於大庖慶賜遂

沾于凡口甘踰革實剖食既同于楚謠寒比柘漿析酲
何慙于漢史感恩思效倍百常情

武中丞謝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冬衣一副恩降重
霄榮加陋質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臣受任已來微效莫
著每更時律慙曠官常豈謂玄造曲成鴻私荐及念茲
戒寒之候錫以禦冬之衣抃舞失容顧眄增飾鶴紋是
錫遠慙晉代之賢鵜翼不濡實懼曹風之刺無任感戴

屏營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十三